

如果有人问我有关科大风物的问题，我多半答不上来。并不是说科大没有可以怡人的地点，而是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地方的美好总是带有缺憾的，并不能成为完整的美。难忘春日樱花大道上的花红也好，心仪一教门前夏日的沉静也好，或者找个时间，沉默于眼镜湖边静寂的蛙鸣也好。景致的变迁其实时刻跟随者人心的流转，而令我孜孜以求的，是那些追寻风物的眼睛。

我常常思考是什么让一个地方与一个人紧紧的相连，古往今来，那些吟诵乡愁的字眼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转折和迂回。在我的想象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这里，拉着行李箱最后回头看看那个校门时，或多或少，都会有种无以名状的情绪像断崖边的枯草一样在内心的某处缓缓升腾起来。这是乡愁吗？或者说我可以称之为乡愁吗？我不知道。但我所能肯定的是，在那个瞬间，任何一点细小的关于科大风物的回想都会使那种情绪变得愈发茁壮。科大的风物，似乎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人与地点之间无声的连接。

有个朋友曾经告诉我她对于记忆的心得：“令人难忘的不是景色，而是瞬间”。这话令我感动很久。人对过去的缅怀，就像

光与雾同在

✱ PB11206 孙鹤

昆虫封存在琥珀里一样封存在瞬间的永恒之中。科大的风物也是如此，对湖畔蛙鸣的纪念，稳妥的方式似乎只能是：“某年某月某日夜，与友同游眼镜湖畔，行几许，忽闻蛙声自幽冥处，其时天地无声”。若只是宽泛的记叙，则不免失去了记忆的真确和余韵。于是，科大于我，在记忆中成为了无数瞬间的集合体，这些瞬间中最闪亮的片段，我称之为科大的风物。

而他们，共同组成了我对一个地方的乡愁。

于是想起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下了自习从图书馆出来。正是南方的梅雨时节，细密的雨丝不可察觉的浸到衣服里，地表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我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昏黄的路灯从矮矮的树枝顶上不慌不忙的照下来，形成一道柔软的光柱。周围有不少和我一样下自习回寝的学生，我一个人慢慢的走在后面。看着光线在他们头顶渐次的明灭，他们的剪影在雨水和雾气中变得朦胧，却又在灯光下显现出闪亮的轮廓。我走着，听他们聊作业，

聊今天上的课，课上的老师，聊麦克斯韦的八卦，聊自己喜欢的人，还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他们的脸庞在黑暗中依稀可辨，衬出眼中明亮而稳健的神采。一切都在氤氲中酝酿着一种模糊不清的激动，像是沉眠在春雨那湿润泥土下的竹笋。那一瞬间，我有种想哭的冲动。仿佛有什么更巨大的东西在一瞬间笼罩了我，我深吸一口气，感到梦想的浓度几乎让我窒息。我忽然明白了，这片平凡甚至单调的土地之所以没有在漫长的时光中被人遗忘的原因。

从那天起，这个瞬间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我不断地回想，在氤氲着雾气的落雨的深夜，昏黄的灯光下，一群看不清面目的只剩下剪影的年轻人在湿滑的道路上缓缓行进。如今看来，他似乎成为了某种我对于青春的注脚，朦胧的，模糊不清的，同时也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不安的，又是温暖的。而在科大看到这瞬间，似乎也成了最好的安排，因为我相信只有在这里，才能有这样的雨，这样的雾，这样的灯光，以及这样的人，只有在这现实和理想激烈碰撞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齐备。冥冥之中自有缘分。

于是这瞬间又在我的意识和

气质的注脚,成为了科大的风物。

有人曾经问我：“科大有什么？”我说：“一无所有，又拥有一切”。我是认真的，拿世俗的眼光衡量，大学是个无底洞。永远会有不属于我们的老师，不属于我们的经费，不属于我们的光荣深深地刺痛着我们的骄傲。这种刺痛让我们在现实中自怨自艾，在精神上变得贫瘠，变得一无所有。我曾一度对这里感到深深地失望，但是当我想起那个落雨的夜晚，想起那些科大的风物，我又觉得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我们从那个意向中汲取力量，同时赋予他更鲜活的生命力，并把这种生命力带向远方。科大的形象，就在这人的成长中变得鲜明和深厚。

我终于意识到，原来组成风物的，不是光，不是雨，不是雾，而是人。每次我想到有关科大风物的美好瞬间，紧接着想到的都是我的同学们的面孔。科大的骄傲，其实归根结底是人的骄傲，科大的财富，其实也不过是无数在这里笑过、哭过、生活过、奋斗过的人们。而他们留存的身影和记忆，年深日久，就成了科大，这片光与雾同在的土地上，最好的风物。

“校园风物记忆”主题征文

古诗词中

采莲去

✱ 夏爱华

采莲是一件很美的
事儿。

“金桨木兰船，戏采江南莲。莲香隔浦渡，荷叶满江鲜。房垂易入手，柄曲自临盘。露花时湿钿，风茎乍拂钿。”刘孝威的《采莲曲》，诗意地刻画出一幅鲜活的采莲图。看，采莲的姑娘们坐着金桨木兰船来采莲了。莲香阵阵，隔着沙洲传来。纤手摘得莲蓬一盘盘，这是多么喜人的收获。采了这么多莲蓬，姑娘们无比喜悦。钗钿碰撞有声，荷香四处飘散，这样的美景真是赏心悦目啊！

“藕田成片傍湖边，隐约花红点点连。三五小船撑将去，歌声嘹亮赋采莲。”李亚如的《采莲曲》，将采莲之事描写得更加生动，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成片的藕田里，碧绿的荷叶间，美丽的荷花静静地绽放。三五只小船划进去，姑娘们一边歌唱一边采莲，兼带着欢声笑语，可爱极了。

“荡舟无数伴，解缆自相催。汗粉无庸拭，风裙随意开。棹移浮荇乱，船进倚荷来。藕丝牵作缕，莲叶捧成杯。”殷英童的《采莲曲》，真实地描写了采莲女的生活。湖中那样热闹，人们相伴采莲，互相催促着快点儿前行。小船在荷叶间穿行，风儿吹动裙角，汗水在额头亮晶晶地闪光。美丽的采莲姑娘，采到一段藕，见到了那万千藕丝，便想起了远方的心上人，继而相思萦绕心头。

“若耶溪旁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李白的《采莲曲》，诗意又温馨。夏日的若耶溪边，美丽的采莲女三三两两忙着采莲子。隔着荷花能够听到佳人的笑语，恰正是人面荷花相映红。阳光照耀着采莲女的新妆，水底也显现一片光明的景象。风儿轻轻吹起采莲姑娘的衣角，荷香四处飘荡。诗人见此美景，想上前与采莲女说几句话，却又不敢，只好远望着美丽的姑娘，心生惆怅。

古诗词中采莲去，别有韵味在心头。

科学诗1首

✱ 黄玉敏

菖蒲莲

烂漫百花丛中
我是不起眼的一朵
牡丹艳丽，茉莉芬芳
我却从无花名传扬

寡淡的花色招不来蜂蝶的流连
柔弱的枝叶挡不住夏日的骄阳
行人视我如无物
角落的我无人欣赏

唯有风雨懂我的不寻常
骤雨来临前我都血脉喷张
迎着肆虐的狂风和无情的雨点
我挺起胸膛，昂扬向上

雨疏风骤后，绿肥红瘦
我却不似落英感愁
粉红翩翩，翠绿依旧
独独雨后缤纷枝头

烈日下的我平凡如常
耳边却多了赞扬
人们惊叹于我与风雨搏斗，
唤我风雨花
我却低头，
心中默念我的信仰：
不惧风雨，
坚持我逆境中的顽强

那时候的那首歌是缓慢抒情的，池塘，榕树，知了，蝴蝶，蜻蜓，稻田，还有山，落山的太阳……一切都差不多相似。唱起罗大佑的《童年》时，我二年级，是1981年，我在贫瘠而丰美的童年唱着感伤、唯美，将所看到的一切都蒙上了诗意，包括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唧唧喳喳写个不停。今天，当我回首那个秋千架上瘦小的男孩的忧伤，惊觉时光的故事草灰伏线，不知道那时候的我，是否能预见日后的善感？童年，是生命河的源头，当然，包括那首经典成金子的《童年》。

我所行走的上学路，稻田里禾苗葱茏，菜园中瓜菜丰硕，池塘里荷叶亭亭，荷叶铺在水面上，其上蹲着青蛙，或是一大滴清圆的水珠，滚来滚去。树都很高大，里面藏着许多鸟。那首歌



一鉴亭

副刊 第432期

毕业 青春不散场

晓萍 摄影

请听我说一下童年

✱ 董改正

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传来的呢？我想不起来了，只是学校里都传唱了。教音乐的二十多岁的章校长，弹着吉他，唱着唱着就流泪了，我们讶异地看着他。

后来才知道，原来它不只是四段，有一段因为其中有一句“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没有通过审查。于是我们就不知道那本叫《漫画大王》的杂志，那个叫“诸葛四郎”的人物，还有“心里初恋的童年”这个让人面红心跳的句子。这是台湾25岁的医科学生罗大佑伤感地回望，那个纯真的年代，青年的爱情都是羞涩的，少儿当然不宜。可是，当你

懵懵懂懂地翻看着大画家画的小人书，当你爬上山岗采花，下到河里摸鱼，爬到树顶摘果，架着梯子掏鸟蛋时，是不是都希望“隔壁班的女生”看到？那种朦胧，如鹭鸶飞过，颤颤的美好。

那时候父母都忙，没空管，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离开家乡，让我学很多的技能。打猪草，挖野菜，挖泥鳅，逮野兔，拾柴火，砌石工，滚铁环，明晃晃的月亮下，满村地捉迷藏，这些细节在日后单调的生活里，常常闯出来，让我呆呆出神，就像那时候，我对着未知发呆一样，比如章校长说的榕树：根是从高高树枝上垂下来，像渔家女晒的渔网

——多么的让我惊奇！后来从课文《鸟的天堂》里知道果真如此。三十年后，我到了南国，站在高大的榕树下，耳畔蝉声噪耳，心里一片宁静，罗大佑苍凉

的游戏，迷迷糊糊，好奇，幻想，盼望长大，盼望明天，不知道此时此地，才是一生最快乐的时空。懂得时，却已经回不去了。时间也是距离，本该越遥远，越容易忘记，可是，当一个人走向深邃成熟的时候，当一个人明白“真善美”的真内涵时，童年的记忆就越发清晰了。这时的梦想，却朝着童年的方向长大，“童年，就是让你能够忍受暮年的那股力量。”关于爱，关于美，关于一生的性情。

唱《童年》的罗大佑已经六十了，而童年永恒，榕树上的知了鸣叫永恒。